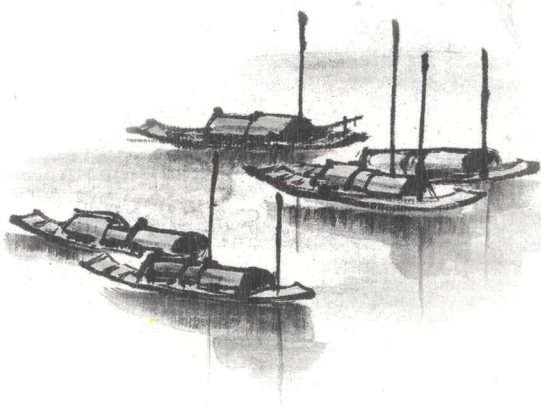


西窗小品



罗孚著

中央编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窗小品/罗孚著.

—北京:中央编译出版社,2010.12

(罗孚文集)

ISBN 978-7-5117-0696-6

I. ①西…

II. ①罗…

III. ①小品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67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50715号

西窗小品

出版人 和 龔

策 划 高 林

责任编辑 叶 芳

编辑信箱 yefang58@gmail.com

责任印制 尹 珺

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(100032)

电 话 (010)66509360(总编室) (010)66511239(编辑室)
(010)66161011(团购部) (010)66130345(网络销售)
(010)66509364(发行部) (010)66509618(读者服务部)

网 址 www.cctpbook.com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印刷一厂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 265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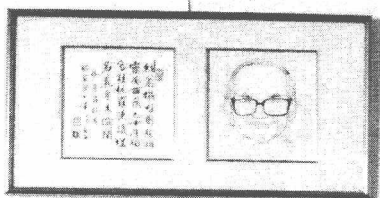
印 张 12

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定 价 28.00元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

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。电话:(010)66509618



罗孚和夫人



小T 67

我行我素我罗孚

在网上搜索“罗孚”这个词，往往可以搜到的是一个名贵的汽车品牌。今天，我们要介绍的“罗孚”，却是一位文人，一位有名的文人，一位颇有来历的文人。

罗孚是他的笔名，他本名罗承勋，1921 年生于广西桂林。

他是一位报人。1941 年在桂林参加《大公报》，从练习生做起，先后在桂林、重庆、香港三地的《大公报》馆工作，一共干了 41 年。徐铸成说他文品皆优，胡政之也说他头脑清楚。他做到香港《大公报》副总编辑和香港《新晚报》（即《大公报晚报》）的总编辑，还编过《大公报》、《文汇报》的《文艺》周刊和《海光文艺》月刊等。

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位报人。

1947 年，他作为进步知识分子，参与了重庆地下党的理论刊物《反攻》的创办和编辑工作，《反攻》的领导人正是当时还没有被称作江姐的江竹筠。1948 年，他在香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以后长期在廖承志同志的领导下工作，廖公称他作“罗秀才”。

上世纪 50 年代，叶灵凤寓居香港，在他和朋友们的鼓动和帮助下，为左派报刊撰文，一时间凤兮归来，霜红正晚。70 年

代末，聂绀弩从沁园回到家，一副病躯，满脑子都是诗。他在香港以野草出版社为名，出版了聂诗《三草》，如今，老聂的诗成了一代人的心灵史。更早一些时候，查良镛还是一位编辑，写了几部电影剧本也没找到感觉，他鼓励这位同事在《新晚报》上开天辟地写武侠小说，以后，我们就看到了“金色的金庸”；当然，还有再早一些的梁羽生。再晚一些时候，他在《读书》杂志上写文章介绍香港作家，一篇《你一定要看董桥》，使得这位经济学出身的编辑，更上层楼，名满大江南北……。

其实他还是一位作家，首先是一位散文家，他把发表过的文章汇集成册，有《风雷集》（1957）、《西窗小品》（1965）、《繁花集》（1972）和《香港文丛·丝韦卷》（1993）。作为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，他不遗余力地为主旋律讴歌，似乎其中也有那么一点“风花雪月”。有人称他是香港左派文化阵营中的“一支健笔”，他却说，早年的文章不忍卒读，“四十多年来我写了不少假话，错话，铁案如山，无地自容”。萧乾评论说：“这是巴金的《真话集》问世以来，我第二次见识到这样的勇气，这样的良知，这样的自我揭露。”

1982年起，由于一个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原因，他在北京蛰居了十年。从此，罗承勋改名为史林安。可是，黄苗子和郁风一定要管他叫“史临安”，临安者，南宋偏安之地后来的杭州是也。

北京十年，其实不是蛰居，是滴居。走了罗孚，来了“柳苏”。柳、苏，当是柳宗元和苏东坡。他说，我安敢自比柳、苏，只是取了其中的贬滴之义罢了。话虽这么说，事实上他成了“专职”的作家，也迎来了自己创作的高峰。这期间，他写了介绍香港形形色色的《香港，香港……》（1986）、《香港作家剪影》（1992）、

《南斗文星高——香港作家剪影》（1992）和《香港文化漫游》（1987），描绘了一幅九七以前香港文坛的画卷，他肯定香港是有文学的，也有很多好的作家。他写下了二十余万字的散文和随笔，见诸大陆和香港的报刊。他还读诗、写诗、解诗，自己写了许多首旧体诗，编辑了聂绀弩的诗集，写了《燕山诗话》（1997）。柳苏比起罗孚，又多了一点冷峻和老辣，好像还有一点忧伤和无奈。

当然，他还不止是写作，还有交游。和他作忘年交的有：沈从文、夏衍、冰心、启功、钟敬文，他的密友还有舒芜、舒譔，和他一起吟诗作赋、唱和作答的有：黄苗子和郁风、丁聪和沈峻、吴祖光和新凤霞、杨宪益和戴乃迭，还有黄永玉、王世襄、范用、邵燕祥……，这些也都成了他的创作题材。他为新组建的三联书店写作并出谋划策，沈昌文曾说：“柳苏先生熟谙港人港事，许多人、书、事都是他亲历、亲闻。文章不仅生动而富文采，而且具有史料意义。他还帮助我们扩大了自己的出版范围，开辟了一条通往外面世界的道路。”

1993年，他回到了香港。他说，我对香港，未免有情，我恋香港。余年无多，“岛居”最久。这些年，他又在报刊上以“岛居杂谈”和“岛居新语”为栏目，写了大量的散文和随笔。年事虽高，笔锋仍健。出版了《文苑缤纷》（1997）、《丝韦随笔》（2007）等书，还编了一个专辑《香港的人和事》（1998）。

主持《新晚报》后，他以“罗孚”登记了身份证，也不再用其他笔名。几十年来，他用过十几个笔名。也许是留恋家乡的山水，他用过“石发”；抗战时崇尚罗斯福，同事们管他叫了这个“花名”，他就做了“史复”和“罗孚”；写革命文章时是“封建余”；办报时作“辛文芷（新闻纸）”；抗战时期在重庆替

宋云彬主编的《民主》周刊写“无花的蔷薇”专栏时为“丝韦”、上世纪60年代为文时又称“吴令湄（勿令迷）”。当然，还有“柳苏”。现在，罗孚，既是本名，又是笔名。

罗孚“岛居”以来，他的作品似乎也被“岛居”了起来。今天，我们整理出版罗孚的著作，就好像迎接一位长者的归来，也应了聂绀弩写给罗孚的诗：“惜墨如金金似水，我行我素我罗孚。”

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日

目 录

卷一 大地和人

003 / 感慨万千

007 / 黑暗的日子

——重庆杂忆

013 / 大地小品

014 / 中州小品

018 / 黄河小品

022 / 长安小品

026 / 锦城小品

029 / 草堂小品

033 / 雾都小品

037 / 春城小品

041 / 故乡山水

45 / 秋天，桂林山水

47 / 绿色的想望

49 / 谁杀桂林风景？

51 / 灵渠一片石

53 / 红豆子和桃金娘
57 / 从文化城开始
59 / 苔寺·枯山水·禅
61 / 夏雨宜赏苔青青
63 / 一株树的死亡
65 / 这屋后这山坡
67 / 闹市一片绿
69 / 盛夏的红影
71 / 二十多年一点沧桑
73 / 从穿到吃的变化
75 / 郊游和市游
77 / 市游和自嘲
79 / 维园十年后
81 / 匆匆
83 / 何必叹匆匆！
86 / 慢的享受
88 / 人生有常
90 / 如旅的人生
92 / 岁暮杂感
94 / 不知老之将至
96 / 年啊，拥抱！
99 / 春天，光怪陆离
103 / 秋天，举杯！
107 / 月的节日
111 / 迎春帖
116 / 春天的浓淡

- 118 / 夏日之什
126 / 思想·山水·文物
129 / 看花看画
133 / 你爱猫吗？
136 / “夜非常大……”
139 / 我们的黄色
143 / 寂寞得想自杀
145 / 三毛钱的好心
147 / 府上和先生
149 / 第一次踏上八宝山
151 / 重阳雪·冬至雪
156 / 文化沙漠吗？
160 / “大香港心态”？
165 / 太平门和太空人
170 / 留学生活以外
174 / 曼殊上人诗卷
184 / “少愧猖狂薄老成”

——回忆柳亚子先生桂林重庆二三事

卷二 西窗小品

- 199 / 郁达夫的诗
202 / 郁达夫未发表的诗
205 / 曼殊上人的画
209 / 弘一法师的字
213 / 黄花节忆潘冷残

- 215 / 新发现的鲁迅一首诗
- 218 / 怀“雨巷诗人”
- 220 / 杨振宁和你和我
- 222 / 山水的天下
- 224 / 因柑忆柳州
- 226 / 一梨一世界
- 228 / 花城冬日
- 232 / 花石的艳丑和虚实
- 234 / 喜闻改了酆都
- 236 / “时光倒流”
- 238 / 秋花秋色
- 240 / 秋扇秋灯
- 242 / 秋风秋雨
- 244 / 赏星乐事
- 246 / 登高之乐
- 248 / 秋天的阳光
- 250 / 冬日杂写
- 254 / 春节种种
- 264 / 春蚕到死
- 266 / “我比前贤路已宽”
- 268 / 黄仲则和我们的秋思
- 270 / 小蜥蜴之夜
- 274 / 草木虫鱼
- 278 / 蛇与年
- 284 / “醉名甚大”
- 290 / 茶的礼赞

- 292 / “咖啡或茶”
- 298 / 黄河鲤和文庆鲤
- 302 / 辣椒礼赞
- 304 / 咸蛋礼赞
- 308 / 吃狗和吃蛇
- 310 / 笋壳鱼、臭豆腐
- 312 / 烤薯、煨栗、烘粑粑
- 316 / 音乐家庭
- 318 / 孩子们的笑料
- 320 / “我爱你……”
- 322 / 谈“飞”色变
- 326 / 孩子们的一清二楚
- 328 / 王锡爵飞去了哪里？
- 330 / 有感于邓稼先做小工
- 332 / 许士杰、陈香梅和一个公式
- 334 / “便民”二题
- 337 / 寄语总编辑们
- 339 / 宴会的规模
- 342 / 宴会座位学
- 344 / 捧骂香港
- 346 / 何必“未亡人”
- 348 / 深感于沈从文之逝世
- 350 / 关于沈从文逝世消息的杂感
- 353 / 有这么一位大人先生
- 355 / 出土文物和时报奇文
- 359 / 帽子和拥抱

361 / 张千帆《劲草集》序

364 / 周末杂感

366 / 《西窗小品》后记

卷一



大地和人

感慨万千

面对这一卷东西，真是感慨万千。

感慨之一，是有些写在四十多年前的东西，自己还看得下去，可见写来写去，文字和意见都没有多大长进。

感慨之二，也是最主要的感慨，是四十多年来，写了不少假话、错话，铁案如山，无地自容。最要命的是，当写下这些假话、错话时，自己却是很为严肃的，认为那是真话和正言，真实无疑，正确无误，很有些“替天传道”的味道。现在大梦醒来，才明白并不是那么一回事，于是而感到很大的失落：真实和正确到哪里去了？因此也就有了很大的空虚。

当然，说写下不少假的和错的，并不是说过去写的都错了，都不是真话。

并不。

但的确有不少的假话、错话，当时是理直气壮地写下来的，自己相信，也希望旁人相信，写的时候，并不是自欺欺人。

远的就不说了，像“反右”、“大跃进”和“文革”以及香港的“五月风暴”，哪一个运动不是真心诚意地为之宣传甚至投入其中呢？跟着骂自己原来崇敬的人是堕落的“右派”，相信生产十多万斤的“卫星田”是真的，猜想被横扫“牛鬼蛇神”中